



海人学说上海话》一书，到2022年2月第5次印刷时累计已达33500本，深受新上海人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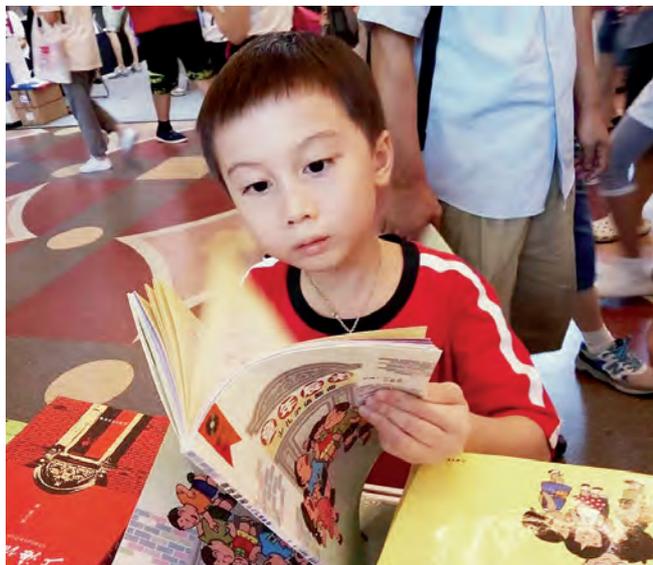
“以上这些努力，就是上海人为了挽救上海话在青少年中衰退而做的一些努力。”钱乃荣说，“我们还在勇于实践中探讨沪语对音乐、文学和戏剧的作用，希望创作出更多用上海话演唱、供青少年和儿童演唱的歌曲。”

在钱乃荣看来，上海话的传承要从幼儿开始，11岁前同学中同龄人互相说方言，方言才能学得。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曾出版了初级、中级、高级3本《上海话童谣精选》供幼儿园以上学生学唱。为了使少年儿童能学唱更多新创歌曲，钱乃荣还告诉记者：“音乐制作人何东等还改编了一本《童年辰光——少年沪语歌曲》，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一道唱唐诗的，也有不少新编歌曲，曲调和上海话声调配得很好，如《我是上海人》《新春快乐》《月亮西斜》《我是好宝宝》等，值得推广。”钱乃荣还称，希望有更多的供青年歌唱的流行歌曲诞生出来。

老歌翻新篇有奥妙

2019年，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钱乃荣教授、知名歌手纪晓兰合作推出的《上海老歌：沪语版40首》，引起不小反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原来还真能

小朋友在书展上翻看《童年辰光——少年沪语歌曲》。



用上海话演唱的啊？”在当时于上海书城举行的首发式上，不少观众惊讶道。确实，《玫瑰玫瑰我爱你》《疯狂的世界》《夜上海》，由陈歌辛、黎锦晖谱曲的这些作品，传唱许多年。还有诸如田汉、聂耳、贺绿汀等等词曲作者之作品，亦是耳熟能详。但由纪晓兰用上海话唱来，又是一番旧曲新翻、旧中有新的滋味，值得细品。当陈歌辛之子陈铿从奉贤赶到市区参加《上海老歌：沪语版40首》首发式时，听到心声传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上台来与王勇、钱乃荣、纪晓兰一一握手。

仅一年工夫，这本书的首印版本就已经售罄。

2023年7月，钱乃荣在网上看到消息——拨年轻人在徐家汇举办陈歌辛上海老歌主题分享会，于是自费购票赶到现场，不禁也沉浸在这一具有livehouse风格的音乐活动中，并与大家分享了普通话、上海话演绎的《苏州河上》等歌曲。从这些年轻人喜爱上海老歌的情景，及至电视剧《繁花》点燃一波沪语热，让钱教授感觉，更有必要继续研究怎样将老歌改得好听，用字和歌调如何更能对应妥帖。

甲辰新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钱乃荣说道：“我总感觉当年在上海诞生的那些歌曲，许多歌的曲调都与上海话连读声调相近。比如《毕业歌》，用上海话唱更顺，其实脱口而出就是上海话的味道。国语的语音是1923年才最后确定的。可能老底子上海的学堂里，有的学生唱毕业歌，就用上海话来唱的。还有电影《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仔细辨一辨，这首歌的音乐与声调特别适合上海话来演唱。”也正因此，《上海老歌：沪语版40首》并非将所辑录的当年流行歌曲都和上海话语音合拍，只是在这些歌曲的少数地方调整几个字，选用更适合上海话的语音来唱。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丁迪蒙。尽管丁迪蒙热衷于组织沪语爱好者将海派作家散文改成上海话来朗读，但她绝对反对沪语书写使用互相本意不搭界的借音字，也不能自造字，认为这是一种对语言文字的破坏。1983年考入闵行区广播电视台（原上海县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从事沪语播音员工作的牛美华女士也告诉记者，一般报纸文章、小说等等，都可以用上海话来读。从文本上看，没有多少障碍。

不过，在钱乃荣、丁迪蒙等专家看来，无论是将老歌改写成沪语版本，还是目前蔚然成风的用上海话正字写的“上海话朗读”，仍非常具有价值。丁迪蒙经常会组织沪语爱好者改写一些有关上海生活的散文，并朗读录音交流，其中有一个环节正是斟酌哪些地方用正确的上海话文字写法。